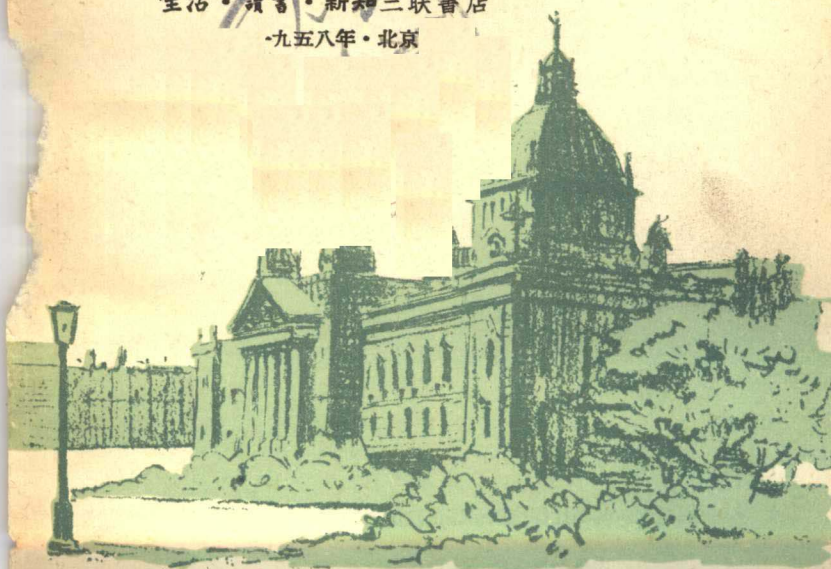


控訴法西斯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審訊中的两个发言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九五八年·北京





控訴法西斯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審訊中的两个发言

本書中的《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駁斥戈林》一文，系据德國 Leipzig 出版的《Димитров против Гёринга》一書翻譯；据 Г.Димитр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СССР, 1957) том I 一書略作增刪；《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審訊的最后发言》系据后書譯出。

控訴法西斯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審訊中的两个发言

种冲校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168 公厘 $\frac{1}{4}$ · 印张 $I \frac{1}{2}$ · 插頁 2 · 字數 32,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定价(四) 0.20 元

統一書号 3002·55

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真正领导者，是在阶级斗争的火焰中、是由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而锻炼出来的。

只有革命的情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懂得怎样掌握革命理论的武器。

只懂得理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具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性的坚强人物。

只懂得应该做什么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具有把应该做的事做出来的勇气。

我们必须始终甘愿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于真正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工作。

我们必须能够把我们个人的整个生命从属于无产阶级的利益。

(摘自季米特洛夫为《台尔曼传》写的序言)

扉頁圖：前萊比錫德國帝國法院第四刑室，
現在是季米特洛夫博物館。

目 次

出版者的話 1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駁斥戈林 6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申訊的最后发言.....16

*

历史上难忘的一頁(彼·弗洛林)46

出版者的話

二十五年前，德国法西斯以卑鄙下賤的手段制造了一个国会縱火案，企图嫁祸于保加利亚人民的領袖、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格奥尔基·米海依洛維奇·季米特洛夫，誣告他是焚烧德国国会的罪犯。这是德国法西斯所导演的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大屠杀的信号，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势力之間的一场极为尖銳的斗争，也是法西斯分子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遭受的一次重大失败。“德国法西斯在萊比錫审判中第一次以欧洲反共产主义宪兵的姿态出現。但是，这一次的初显身手却以法西斯党徒的临头大难而結束。拿一句古老的保加利亚俗語換几个字就可以說：德国法西斯用猛虎一样睥睨一切的步伐进入萊比錫，結果是遍体鱗伤，抱头鼠竄而逃。”（季米特洛夫）

*

*

*

国会縱火案以及其后的萊比錫审判的大致經過是这样的：

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起火了。这一天晚上，德国政府广播說，在国会大厦里抓到了一个縱火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貝，还說在他身上

发现了共产党员的党証。

第二天，当时德国的内务部长戈林就发表一个捏造的公告，硬說国会縱火案是共产党干的，共产党把这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号。紧接着，納粹政府就公布了一个紧急命令，这个命令取消了魏瑪宪法的好多条文（人身不可侵犯，結社、言論自由等等），宣称要镇压“共产党的暴力行为”，取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报刊。警察局根据戈林的指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

这一切都十分明白地說明，德国法西斯一手制造了这个縱火案，目的在于利用它来打击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工人运动。

季米特洛夫这时正流亡在德国。德国政府借口有人看見他曾經同卢貝在一起，在該年3月9日逮捕了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保加利亚人（波波夫和湯尼夫）。这时德国共产党議会党团主席托尔格列尔自动向警察局投案。根据各种捏造的証据，这四个人都被指控为卢貝的同謀。

法西斯分子为了捏造起訴書，收买和訓練“証人”，把預审期延长到六个月之久。直到1933年9月21日，才在萊比錫第四刑庭开始了审讯。萊比錫审判——近代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审判，就此开始了。

三个月的审判过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里，法西斯政府指派了一些警官、精神病患者、窃

賊、法西斯官吏、密探、法西斯議員和托洛茨基分子來作証人，季米特洛夫同他們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在季米特洛夫的嚴辭質問下，這些“証人”都狼狽不堪，漏洞百出，甚至忘記了他們所扮演的角色。經過這一階段的審判，季米特洛夫使國會縱火案的真相大白，法西斯分子的陰謀遭到可恥的失敗。

為了挽救自己的命運，法西斯頭子——戈林和國社黨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不得不以証人的資格親自出庭。這是審訊的第二階段。但是事實的真相既然如此，即使他們親自出馬也無濟於事，反而丟了更多的臉。季米特洛夫在同戈林的辯論中，對他進行了義正辭嚴的質問，最後戈林無辭可答，完全失去自制力，不顧法庭秩序，大肆咆哮。戈林在法庭上的這種出乖露丑行為引起了全世界輿論的公憤。季米特洛夫在同戈培爾辯論時也使這個法西斯政府“最干練的宣傳家”束手無策，狼狽而逃。

審訊的第三階段是審訊政治問題，即“德國共產黨是否準備於2月27日武裝起義，縱火焚燒國會是否起義的信號”的問題。法西斯為這個審訊過程準備的証人是一些被捕的工人及其兒女。當然，法西斯分子的努力又是白花了。工人們在法庭上由於季米特洛夫的幫助，完全推翻了自己在預審時的假口供，說了實話。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把法西斯的伎倆一一揭穿以後，就提出了自己的証人：台爾曼、加香、顧西寧、片山潛等人，要求法庭傳訊他們，但是法西

斯法庭不敢同意他的要求。到了这里，法西斯法庭已經几乎全綫退却，一敗塗地了。

萊比錫審訊，是以季米特洛夫著名的对法西斯的控訴詞——1933年12月16日在法庭上的最后发言而告結束的。季米特洛夫在这个发言中把法西斯法庭变成了世界講坛，他在法庭上不只繼續揭露了国会縱火案的真相，更重要的，而且向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闡明了共产党的原則、綱領和策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

1933年12月23日法西斯法庭被迫无奈地宣布了被告无罪的判決。但是，季米特洛夫沒有释放，而被置于“监护性的禁錮”中。季米特洛夫在獄中前后呆了一年光景，受尽种种折磨，直到1934年2月27日，由于世界輿論的声援，特别是苏联政府的努力，才得到开释。納粹政府对于开释季米特洛夫的消息尽量保密，但是尽管如此，当季米特洛夫从柏林抵达莫斯科时，在莫斯科掀起了一个巨大的示威运动。事实上，岂止是莫斯科，全世界一切工人、一切被压迫人民、一切正直的人都为季米特洛夫的释放，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而对法西斯的罪恶行为怒憤填膺！

* * *

萊比錫審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頁。季米特洛夫同志把法庭作講坛，进行了共产主义宣传，树立了一个威武不能屈的共产党员的光輝

榜样。他在法庭上的講辞，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不朽的文献。我們在萊比錫审讯二十五周年之际，特将其中痛击戈林的发言和最后审讯的发言两篇連同“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一九五八年第四期上刊载的彼·弗洛林写的“历史上难忘的一頁”集印成小册子出版，从它可以学习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忠貞坚定的品格，汲取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希望每一个有閱讀能力的人都要一讀再讀。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駁斥戈林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

庭长：还有什么問題？季米特洛夫，你还有什么問題？

季米特洛夫：我还有好些問題，这特别是因为，今天有普魯士的总理和德国国社党的領袖来作証。开头先提几个小問題！海道尔夫伯爵在这里向法庭供称，他在二月二十七日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半光景，曾經自动发布了一个指示，要求立即逮捕一切在柏林的共产党領袖和社会民主党領袖。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据他在回答这个問題时說，是完全出于自动的。我想問你，总理先生，在十一点、十二点半或者十二点的光景，海道尔夫伯爵有沒有同戈林先生談起过由于国会縱火要采取什么措施的問題？

戈林：这个問題很容易回答，老实說，我在以前的发言中已經回答过了。当海道尔夫伯爵一听说发生火警，他也同我們之中的任何人一样，就明白这一定是共产党干的。因此，他就对自己的亲信作了这样的指示。但是我要再次強調指出：我曾經把他叫

到我的办公室，跟他說，我現在認為有必要請他指示他的冲鋒隊員；現在必須把所有的人立即逮捕起来——他回答說，他已經发布了这样的指示。可見我对这个指示是要負責的。但是当时实际上这个指示还没有执行——因为总共才过了半小时。我对发布出去的指示負責，并且确証它具有国家当局命令的性質。要不然，我本也可以这样說（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听我說，海道尔夫伯爵，我不希望这样做，我会用別的方法来完成它。我請您不必参与这件事了！这两件事情是相吻合的，当时我对他向下屬作的实际上沒有付諸实行的指示負責，而現在这个指示已經以国家当局的名义执行了，因此国家对发出去的这个命令負責。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毫無疑問，关于国会縱火案，海道尔夫伯爵是同戈林先生意見一致的。我只想知道，在十一到十二点之間你同海道尔夫伯爵之間有沒有举行过私人的会談。这是我想知道的。

戈林：这一点，我刚才已經說过，你刚才也已听到了：海道尔夫伯爵到我这里来过，这是不言而喻的。

季米特洛夫：好！国社党議員加拉万尼先生和弗萊先生曾經在这里向法官供述，他們在十一点鐘光景，或許稍晚一些，曾經就国会縱火案向內务部报告，說他們两个人同奧地利国社黨員克洛耶尔在起火那一天見到托尔格列尔同范德·卢貝在一起。

那时这两个議員有沒有同戈林总理先生个人講过話？

戈林：沒有。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知不知道加拉万尼先生和弗萊先生来报告这件事？

戈林：我是在递交了这个报告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这个报告当然要給我看，因为它是有决定意义的和极重要的証件之一。

季米特洛夫：能不能知道你是在什么時間見到报告的？

戈林：在火警以后的第二天。

季米特洛夫：早上还是夜間？

戈林：天哪，这我可不記得了。可能是在午飯前后。

季米特洛夫：我要求把这一点記錄下来。

戈林：我見到报告的時間，将来随时可以根据証件来确定。

季米特洛夫：那么，是在飯前还是飯后呢？

庭长：証人先生已經答复了这个問題，他說他不知道，但这在将来是可以确定的。

戈林：載入記錄中的部长顧問迪尔斯的供述，可以确实断定这个証詞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向我来呈报的。

季米特洛夫：与这問題有关，我想提醒总理先生，加拉万尼先生、弗萊先生和克洛耶尔先生对我的

問題曾經斬釘截鐵地宣稱，他們是在半夜以後一點或者一點半鐘的時候去報告的（特切爾律師：但不是向戈林先生報告）。但是在這以後這三位先生還呆在內務部里！

戈林：我再次着重指出：事情十分明白，這三個人到了內務部，在那里作了報告，不過是向官員報告的，不是向我。這些人到內務部來的時候，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這件事要到人家第一次向我報告的時候我才知道。這個案卷是隨着無數其他的報告一起向我呈閱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再次聲明：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看到報告的，不過這在將來任何時候都可以確定。可能發生在晚上——我不知道；可能發生在飯前——我不記得。要知道，近八個月來我还有很多別的事。但是這件事在將來任何時候都可以確定的。

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八日報上刊載了戈林總理先生關於國會縱火案的一篇報導或訪問記。那里是這樣說的（這篇報導的內容我記得清清楚楚）：國會縱火案是共產黨干的（這一點部長先生在这里不止一次的強調過），托爾格列爾參與其事；此外，那里還說，被捕的荷蘭共產黨員盧貝在被捕時在他身上除了發現護照外，還有一張共產黨的黨証。我問你：戈林總理先生，你當時是從哪里知道盧貝身上有黨証的？

戈林：必須說明，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對這個

案子太感兴趣，就是說，我還沒讀完所有的報告。但我有時發現，你是一個十分狡猾的人，因此，老實說，我猜想你剛才所提出的問題，一定是你已經早就搞清楚了的。我已經說過：我不能到處亂跑，也不能去搜別人的口袋。我有警察（假如你還不知道的話），這些警察會搜尋所有的重犯（假如你還不知道的話），並且會向我報告他們搜到些什麼（假如你還不知道的話）。要知道，這是明白不過的事。

季米特洛夫：戈林總理先生……（庭長：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說話的自由，……

庭長：現在讓我來說！（季米特洛夫：庭長先生！）我提醒你注意，這個問題已經答复過了。（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說話的自由！）這個問題已經答复過了。假如你要提新的問題，現在你就說吧，但是你說的話要能够使我确实了解。

季米特洛夫：對，十分确实：我告訴總理先生，當時抓住范德·盧貝並且審問他的那三個警察，他們在這裡異口同聲地供述，沒有在盧貝身上發現什麼黨証。我想知道，戈林先生的報告里為什麼要那樣講。

戈林：關於這，我可以确实地說。（季米特洛夫：請吧！）這是個正式報告。可能報告是在第一夜當夜裡就做好了，因而官員來不及那麼快地對它進行檢查。也可能，在某個官員訊問証人的記錄中提到過黨証，這個官員沒有對記錄進行檢查，以為這是事

实，当然，他也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我了。这个报告我是在第二天午饭前交给报馆的。那时，当然侦查还没结束。这个报告我是从记录中知道的。官员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误，就是说他们对报告中的哪些地方没有核对，我是不知道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在开庭的时候，已经弄清楚卢贝身上并没有党证。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季米特洛夫：作为普鲁士的总理和内务部长，你当然要对国会起火以后的刑事警察的行为负责。你以总理和部长的身分，当时是不是采取了措施来立即进行侦查？

庭长：你后面的话我一点也没听懂，再说一遍！

季米特洛夫：我问，戈林作为总理和内务部长和国会议长，有没有命令警察局立即搜索卢贝的同谋犯？（戈林：那当然罗！）他当然（他自己这样说）要对自己的部和自己的警察负责，对不对？（戈林：完全正确！）我问你，在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或者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侦查卢贝的所有行径，例如从柏林到汉宁斯道夫，卢贝出现在汉宁斯道夫警察局，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看守所过夜，卢贝在这里认识了两个人，对这些问题，内务部长先生作了些什么侦查。戈林先生，你们的警察局为了侦查这些线索和确定卢贝的同谋犯，做了些什么？

庭长：这个问题提得好长！

季米特洛夫：它提得十分明确！